

湖南文徵

湖南文徵卷七十三

湖湘後學集編

序十八

募重修章巖山宣梵院序

彭昌運

鉛山多佳山水。鵝湖葛仙山而外。惟章巖爲最。其載於邑乘者。唐以前詩人之吟詠爲多。蓋浮屠之卓錫伽藍也。洎宋南渡。子朱子講學於此。始顏之以宣梵院。手書勒石。於是巖以人重。遂爲士人藏修息游之地。巖之中有石鏡。晶瑩如月。一統志載焉。故得名達。

天聽康熙某年

聖祖仁皇帝御製鵝湖

楹聯有章巖月朗中天鏡之句。經

宸章品題之而巖愈增

聲價矣。顧奧區幽邃，非揆奇選勝者莫之至。伽藍學舍，易剝蝕於鳥鼠風雨，理勢然也。向之重修葢屢屢矣。今之大佛殿、觀音祖師堂、地藏禪院，惟柱礎屹立，有棟折榱崩之患。而講舍十餘楹，門壁窗牖日就朽塌，行將鞠爲茂草。惡在其爲宣梵也。諸生劉士楷等慨然欲新之，敘其顛末以告余。謂去歲已修葺地藏禪院矣。院之右增小屋三間，今年謀之同志，擬於大佛殿、觀音祖師堂，易其梁棟，補葺其廢頽，加之黝堊，後殿置香積廚一所，左建學舍一楹，講堂一所，以復朱子之舊。學舍前立文公祠，繪像祀之，庶幾宣梵院之名副其實也。余謂諸生之謀則善矣。然所謀者，構造之法，非構造之具也。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是役

之興皆將取之材用必資焉。非羣策羣力以舉之。如匪行邁謀
是用不得於道矣。鉛山今歲大熟。民氣和樂。好義之士以善緣
求署名者所在多有。大半皆浮屠室也。且踴躍如是。況茲巖之
爲伽藍爲學舍。一舉而兩得乎。有志之士宜何如樂輸哉。爰爲
之序。代諸生呼將伯焉。

文部外郎主判部司馬

總辦鹽政學舍一舉而兩得乎亦亦

求之於世則耳多言大半皆新學室也且

其風不特於此矣哉由今觀夫然則

之

查桂一湘中識餘序

魏瀚

余讀湘中識餘而喟然感恧然慚也。游空虛者喜蹙然之足音。鄉邑景物夫人所不能忘情也。余自冠歲卽旅食於外。閒一南歸。歸未久輒以事復出。計家居蓋無幾日耳。客中時讀書遇吾鄉舊聞軼事亦剗記之。而嬾不自惜多失去。邇者養疴都門絕意著述矣。而桂一乃以其所輯於楚南者屬余序。讀之恍如言歸清湘壽嶽閒也。余鄉前明多聞人。自李西涯何燕泉而外。如劉大司馬堯誨曾宗伯朝節伍大參讓陳太常宗契王行人夫之作者彬彬足爲湘中獻臣。而周令公所輯湖廣通志蒐羅亦既博矣。然以余所聞如庾仲雍湘州記梁元帝荆南地志郭仲

彥湘州記及湘州副圖記陶岳零陵總記韋宙零陵錄諸書皆無傳本。使得其書而讀之。吾烏知其舊聞軼事不增多於今之志書哉。且讀周楚獅三楚新錄而知其可補五代史之缺也。讀范致明岳陽風土記而知其可證太平寰宇記之謬也。讀李冲昭南嶽小錄而知其所載事蹟名物卽一書而岐說紛如也。則烏可謂通志一書足以盡楚南掌故哉。獨是余客京師先後六七年。於帝京景物略日下舊聞畿輔通志而外。無敢稍置其喙。而桂一以燕人談楚事如倚相之讀九邱書也。不重滋余愧乎。聞桂一在湖南時。與余友人龔柱君輯楚南金石錄。其本在桂君所。他日余歸尙將取而讀之。蓋不惟一慚已也。

楊蘊山岳陽拾遺序

魏 瀚

以山川形勝之所鬱蟠。詞人墨客之所覽記。神仙鬼怪龍鼉蛟
蜃之所出沒變化。其間異聞佚說。豈有心者盡目之。而好事者
盡筆之哉。岳州以洞庭著。洞庭之奇。吾不能盡知。又烏知夫天
岳元石之間。其幽幻杳窈。果不爲異人畸士之所迴翔。陰張而
下文詞彬焉。見於舊志者。十之四五耳。其謂魏晉以上果無子
堅燕公其人邪。夫滕子京刻唐宋詩賦於砭樓。片石隻字。今都
無有。湖山終古風流代興。昔人未嘗畱待來者。後人又奚必規
撫陳迹哉。楊處士曰。詩不云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鄉先生有
道。吾祖若父。遺事者。終身識之。弗敢忘。予惟時采掇前聞爲拾

遺若干卷補舊志之缺勿臆說勿雷同傳聞異辭則弗敢知夫
人不以耳目有不聞不睹而自置於壘曠余又安敢自飾其荒
陋而置父母之邦之文獻於罔漏澌滅弗可考哉處士之意厚
矣可與道古可儀其鄉人余家衡山南衡山亦名勝也余頻歲
飢食飽嬉於外余愧處士甚矣處士曰蘊山文燾其名與余善

龔立海說詩序

魏瀚

楊蘊山予忘年友也。予客岳獨識蘊山。撰岳陽拾遺索予所爲岳陽詩。龔子立海則謂予其敘予爲敘之。予故不識立海。立海見予所有爲於蘊山詩則喜。語蘊山欲過予。予未之奇也。日有喧而叩門者。予識蘊山聲。共語者詢爲劉東堂。其一則立海也。東堂性介寡和。合獨與蘊山立海善。其過予也。立海實致之。予因得與三子者善。獨疑立海負奇氣。欽寄電發矯矯亢亢。旣家洞庭。又嘗橐筆游浮江略漢。踞金山泊舟秦淮。復折而南。蹋浮邱下三瀧。乃踰五嶺。航灌湘以歸。觀其議論激越。若風囑於壑。濤跌蕩於海。若馳飈車飛羽輪。跨崑崙以南望。而八紘如煙之

點於太空也。此其才宜爲世用。胡生三十有五矣。顧鬱鬱於此。爲予數人者所激賞。而力又不能振之邪。其說詩也亦然。外閒論詩者。競事尖新。或拾庸音破體。以唐突杜陵。人謂立海狂於詩者也。安得如立海數十輩。與之蘄至於古邪。立海所爲書。凡數種。不求人序。而語予序其詩。予之言不足以見信於人。予惡乎序立海詩也。立海年長於予。然未若蘊山東堂之貧以老。其謂爲山中人哉。蘊山曰。有彭田橋者。亦奇士。今還蜀。惜子不及見之。立海亦云。

張竹軒先生古文集序

柳廷方

童少時入鄉塾雅傾慕宗匠側聞善邑竹軒張先生人品學問
遠方古人文章復冠絕流輩顧以瞽不更事未敢遂執贄見居
平取先生火餘集讀之喉閒棘澀不解作何語面輒發赤已長
肆力諸先正制藝以其餘旁涉周秦兩漢六朝唐宋諸子之書
始喟然歎歎先生之根源盛大而向之未足讀先生之文也喜
心傾倒竊意時文若是篋中古文當倍益超勝時從朋好輩得
一二近作伏讀沈思俯仰忘倦獨全橐尙秘未行世蓋思之不
及見者今坐四十年嘗論時文與古文由來莫二學者秉筆流
源自應一貫顧猶以謂近世名流工時文者或竟祖時文其胎

息古文者百且不十見。能時文而兼工古文更百不二三見。甚則耳食剽竊。生吞活剝。貌古而去古益遠。陳臨川時文聖手。太乙山房集。或譏穢雜無檢節。歸太僕能古文矣。比之韓歐猶隔一塵。與之角者去上齒。則母乃其生稟之難。而天適限是天優矣。而百年之身。重以人事轆轤。憂虞震恐。遷變得失。妻子仕宦之沈沒汨溺。震乎其中。而撼乎其外。則人品學問之無以自堅。而神餒於內。而力之可造是而尙未及造是者。亦遂終竟不克底於是。蓋文章之通於性命如此。先生之文何以超然也。客秋嗣君某公始出先生古文全集。走以見屬。余則何足知先生。顧嗣君之言曰。往者先君子在都。與劉耕南何二山周白民諸公。

稱文字莫逆。今故舊零落。知者日益少。懼遺文之且散佚也。將
謀授之梓。余益肅然未敢應。藏之篋。經年。開一披檢。則見其浩
乎沛然。萬象呈露。萬怪惶惑。其於古人。渾乎半山。潁濱。南豐。高
者上掩昌黎。時奄有匡稚圭。劉子政遺韻。蓋功力之深。至是而
根柢則不盡以文顯也。嗚乎。而豈倖致歟。方近且半百矣。憶曩
時。匪絕無知識。傷生之晚。未及親炙先生人品學問。其於古今
文宜無能爲役。老嬾頽唐。寢不自惜。每一念至。重慚且憤。春階
積雨。樓頭一燈青炯。手一編。夜半卒讀。有如少年時執贄一堂。
侍坐隅。與先生上下其議論也。

募修古倉帝廟引

柳廷方

有道人癯且蒼年五十許。冬夏常一衲。青鞵布韞。手筠籃一鐵
箝。一往來潭郡都市中。檢溝塗牆陰城隅。敗紙牘字。而火之爐
中。見士紳則稽首至地。以顙修古倉帝廟故。長跽再三請。潭故
省會地。百工商賈販負之所雲集。方外士託鉢持雲板。謀一飯
者踵相望。或有呵之者。則又出懷中簿。廣尺許。四角半漫滅。翻
閱之。朱印赫然。中多櫛比捐施諸名氏。而當事諸大人。自藩伯
以下。以次首冠焉。道人之言曰。吾非有所利於是。顧往者吾師
以院多隙。陟嘗欲剏構之。託有力者言。諸當事。當事可故署名
若是。師繼病且歿。不果。院中同輩率閭鄙未習事。不欲廩當事

金貲。吾少逐利。湖湘閒亦足自溫飽。中年志灰墮。遺世事。來此窮院中。老無所需矣。終日繭手足。思爲此以少補於世。脫得請。吾以成吾志。抑完師願也。金貲曷計焉。言已。愀然歎。余因以思先王之制。有功德于民者。則祀之。混茫初闢。未有文字。倉帝開天明道。苞發符啟。日星雷雨風霆霜露冰雹之靈異。人物之奇流峙飛走之變。神仙土木牛鬼蛇神。以及六經諸子稗官野史之惶惑而駭聽。罔不充牣其中。閎肆其外。陸離而光怪。字之有功於生民至大。而楚地處離南。位當正午。文明之所炳耀。精氣於是乎在。昔蒼水授簡赤文綠字。視雨粟之年。瞠乎後矣。今日尙碑之亭。之記之。譯之。而帝之廟祀闐如其母。乃典實有闕。微